

永 城 县

党 史 资 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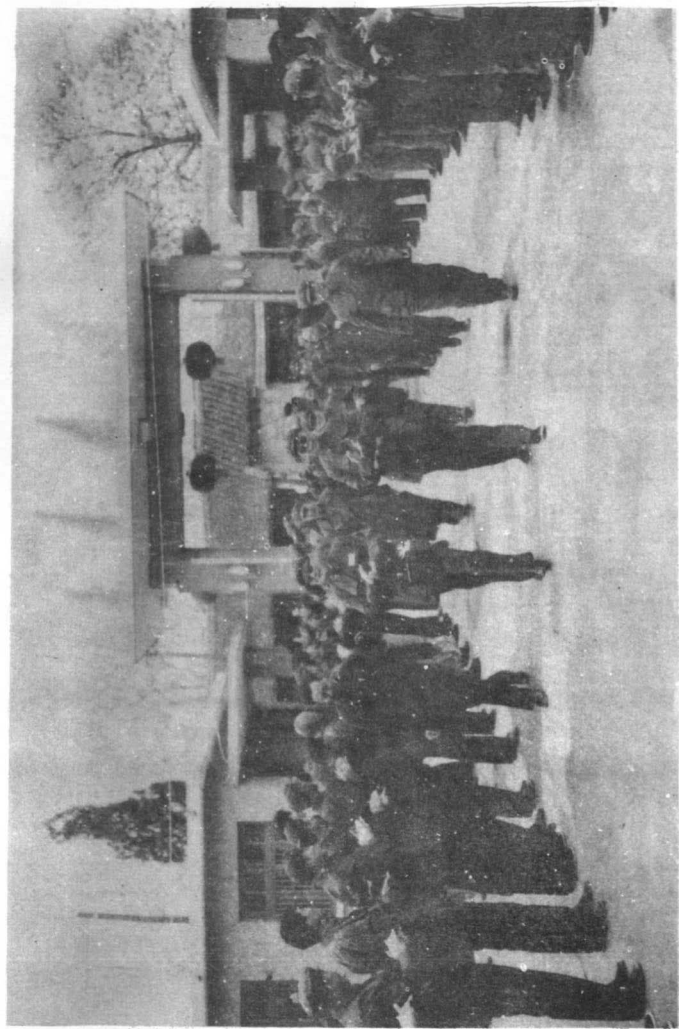
第 三 辑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 共 永 城 县 委

党史资料征集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九月编印



老干部列队步入会场，县直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夹道欢迎



县委副书记、县长刘孝曾主持会议



县委书记宋效思致欢迎词



县委副书记任启礼汇报工作

老干部代表讲话



1947年豫皖苏三分区四支队
支队长（离休前任北京301医院
政委）蒋汉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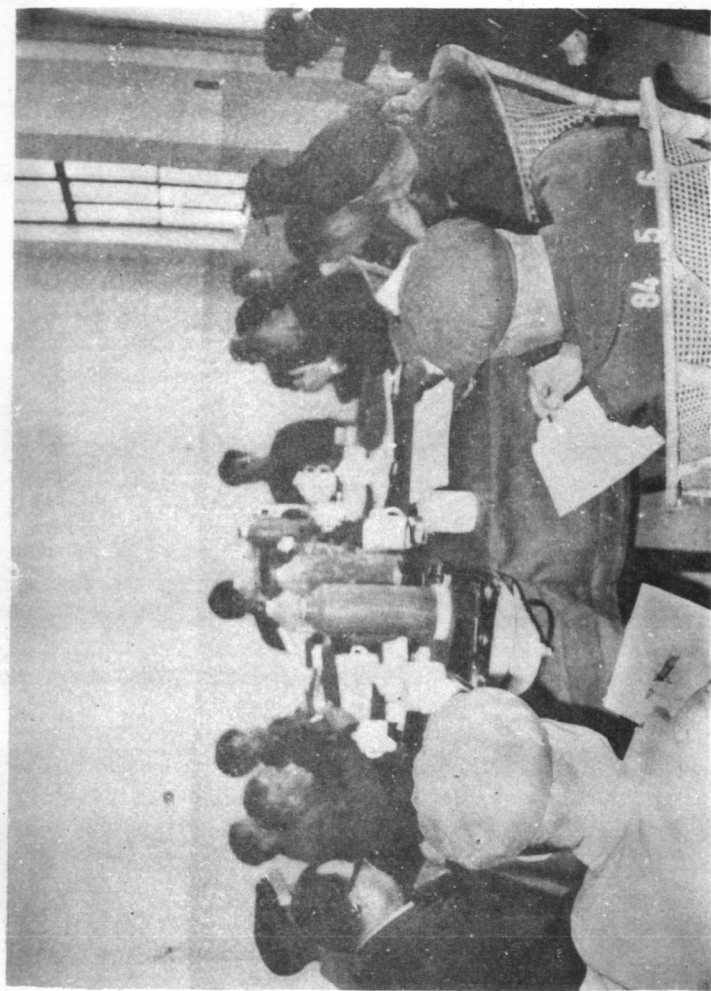
1940年永城县独立团政治处
主任（离休前任军事医学科学院
政委）程坤源



1947年萧宿永县县长（离休
前任武汉市二轻局党委书记）李
昂立



开幕式在县政府礼堂隆重举行



老干部分组讨论修改《永城县地方党史大事记》



老干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

老干部向县直机关党政军干部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



一九四四年中共永城县委书记（现任中共中央委员、安徽省委副书记）王光宇



一九四七年豫皖苏三分区四支队政委（离休前任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顾问）霍大儒



一九四七年中共雪枫县委书记（现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段金波



1941年中共永城地下县委书记（离休前任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笑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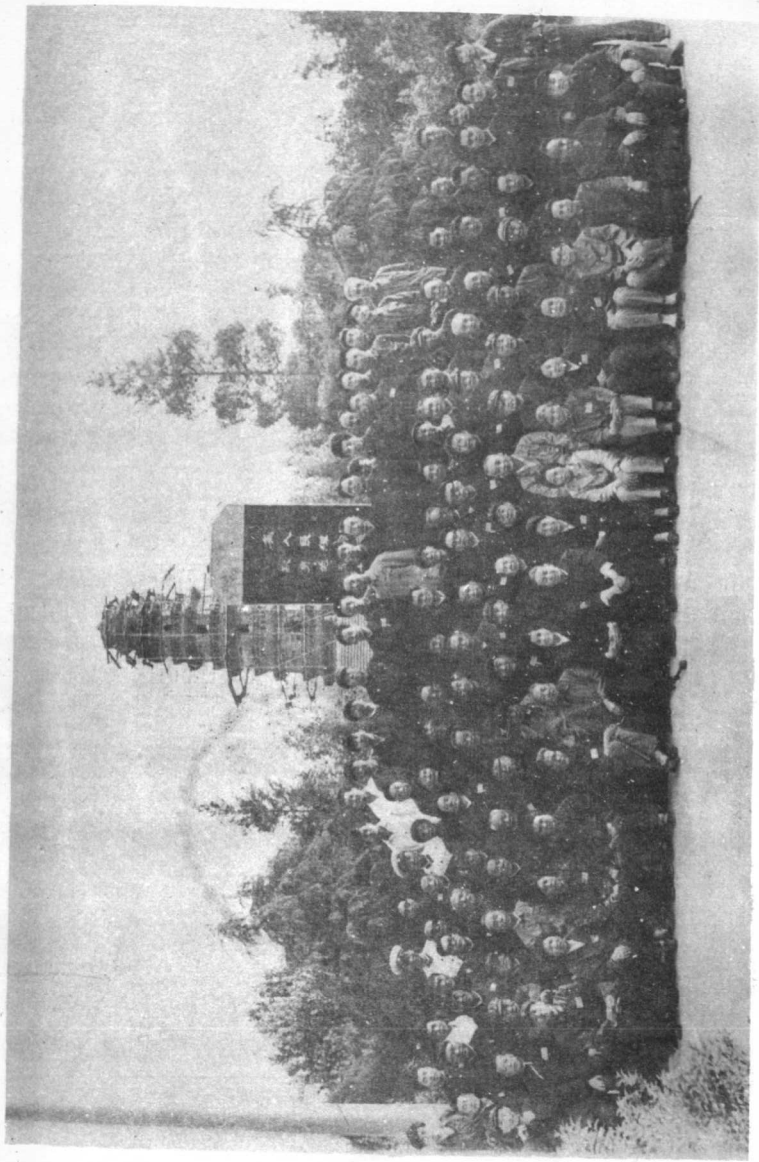
1942年中共永城地下县委书记（离休前任安徽省宿县地委顾问）丁明道



1945年永城县县长（离休前任煤炭部石家庄水泵厂厂长）种来朋



1947年中共雪商亳县委副书记、县长（离休前任河南省供销社顾问）殷效舜



永城县老干部党史座谈会全体同志合影

目 录

韩子黎自传(节录).....	(1)
赵润青同志的来信.....	(6)
参加永城地下党活动片段.....	李觉民 (10)
郭子化谈苏鲁党史.....	(14)
郭子化同志在编写徐州地区党史工作座谈会上的 插话(节录).....	(16)
劫后的裴桥.....	万中人 (17)
发起节食运动慰劳裴桥被难同胞.....	《拂晓报》编辑部 (20)
悼唐杨盛周四同志.....	《拂晓报》社论 (21)
雨亭同志生前的志趣及其政见.....	鲁紫铭 (23)
忆蔡洪范和王化荣由合作到分裂的始末.....	徐爱民 (33)
忆陇海铁路破击战.....	郭兰芳 (44)
淮海战役总前委裴桥会议纪实.....	曹作军 (48)
永城县老干部党史座谈会诗选.....	(51)
永城县老干部党史座谈会小结中共永城县委党史办公室	(53)
党史专题	
鲁雨亭抗日游击队的建立和发展.....	戴亚平 侯永之 (58)
永城县老干部党史座谈会摄影选.....	盛 英 余海波

韩子黎自传(节录)

我在学校的名子韩甫炳，字子黎，脱党后改名为韩自励，家住河南省永城县刘河乡韩庄。

一九二四年秋，我商丘中学毕业想学工。济南山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没有学杂费及住宿费，我才得工专上学。我县教育局每年津贴铜元100吊。九月，同学秦炳丰、郑子玉介绍我加入国民党，约一个月的时间，秦炳丰、丁君羊又介绍我加入共产党。我与秦、丁是一个支部，两个星期开一次会，大都在校讨论时事。

.....

一九二五年暑假回家，在县城组织留外同学会，骨干有屠罗南（共产党员，后加入托派）、陈仪如（共产党员，后叛）、我任主席。目的在于组织在外地求学者团结互助，督促本县教育改进。具体工作就是对师范讲习所校长王耀伍耍流氓、不负责任、挑拨离间的行为进行斗争。我们召开大会，决议他离职，派代表五人到校找他谈话。他拍案叫嚣表示对他太不客气。后经教育局长杨士彦折中允他寒假离职。

暑假后，因山东军阀张宗昌与河南军阀岳维俊混战，津浦路中断不能到济南上学。有些积极分子愿意读书，即搜集一部分创造社的书籍组织读书会（在暑假时与在外留学的共产党员协商过的）。会员有余振哲、赵仁等二十人左右，分工负责，我负总责。

.....

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山东工专放寒假回永城，开封河南大学学生陈仪如，自开封回来，组织上指示，组织农民协会及自卫军。蒋一峰自广州来作军运，目的是联系军阀孙殿英（永城人，时为直鲁联军三十五师师长，驻豫皖交界处），因怕他反动成性，没去找他。蒋一峰、陈仪如不让我去济南上学，并且说，哪里革命需要就在哪里，就此与开封发生关系了。

二、三月间，上级指示急需组织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当时永城有红枪会，我们就以此为基础，委戴九皋、黄绍军、丁传连等四人为农民自卫军各路司令，并发给蓝绸委任状各一块，司令部印各一枚。省委派周禾立来永城领导。

蒋一峰与皖北亳县李吉明是朋友。李认识红枪会乔克等，又委乔克为自卫军司令。于是在四、五月间组织豫东军委会，省委派张海峰任军委书记，我和蒋一峰任委员，领导豫东、皖北的军事。我与蒋一峰负责亳县。六月初，军阀张宗昌退至亳县，我们即计划发动自卫军截击，决定晚上集合，天明冲入亳县县城。城内有李国忠（蒋一峰的同学）等点火策应，实行里应外合。第一天，我们在亳县农村集合一二千人，大家嫌人少；第二天重新集合，我与蒋一峰、乔克带队前面走，出发约十里，离亳县不过二十里，大家均畏缩不前。当时的武器多是红缨枪，长枪极少，多数群众又不明确攻城的目的，自卫军就此解散，各自回家。张海峰指示我去开封请示。路过杞县、陈留，此两县县城均为自卫军占领。在杞县与自卫军负责人王子仁交换了意见。我到开封，省委负责人肖仁鹄指示，今后，党停止活动，转入地下。

我去开封，周禾立、蒋一峰指挥农民自卫军已经进城，组织了治安委员会。我伯父韩云栽任主任委员，周禾立同志任县长，当众焚烧鸦片烟税册，农民大快。八区区长地方恶霸聂九

如带领反动团队反扑。当时由周禾立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周禾立离开永城回开封，自卫军返乡，蒋一峰去武汉控告聂九如的罪恶行径。七月，河南省主席冯玉祥委派周炳昌任永城县县长。

八月初，军阀张宗昌的残部张敬尧带兵占领县城，党组织转入农村，陷于停顿状态。

十一月，张敬尧溃退。我和陈仪如去开封找党组织，因党组织转入地下，没找到负责人。陈仪如认识李鸿儒，李是共产党员，跨在国民党内，在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负责农民运动工作。他对我们说：现在农民协会可以公开成立，县农民协会经费由各县政府筹划。我们回县后即行组织，陈仪如任主任，蒋一峰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一九二八年春，永城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接着就在庙会上开展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宣传成立农民协会的好处。冯玉祥下令逮捕并枪决了永城八区区长聂九如，全县封建势力大为震惊。我们发动全县农民控诉地方恶霸的罪恶。

秋季，我与蒋一峰在开封考取了永城教育局社讲会会员。回县后宣传妇女放足，男的剪辫子，趁机会也散发革命书刊、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十一月，开封省委组织被破坏，根据搜查的名单，永城县反动当局逮捕了蒋一峰，被送到开封。名单中也有尹公权，他闻讯逃跑，我即回乡暂住。

一九二九年春，我和尹公权到虞城县师范学校当教员，学校党员有七八人，没有开展什么组织活动，仅是向学生传播创造社等进步书刊的思想。

同年暑假，蒋一峰由开封出狱。我回永城任了小学校长。党指示我掩护组织，如何掩护法也没交代。那时党内由张老六

负责，他很少告诉我情况，我也很少汇报。

一九三〇年春，蒋一峰被调到省委工作。张老六告诉我辞退梁宗喜、窦凤梧、魏××等三个教员。我当即执行，在学校震动很大。

夏天，全县小学教员要求增薪举行罢课。事前未通知我，我也未主动联系，第一小学仍然上课。教育界对我意见很大，我怪张老六拆我的台。暑假，一批进步学生排队到大街散发传单，喊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我不同意这种举动。因此学生对我不满，散发传单提出打倒我。我当时很苦恼，以为反动势力反对我，自己人也反对我，从此更形成孤立。

十一月底，我从上海买图书、仪器回来，到乡间去找蒋一峰同志（他刚从开封回来）。国民党永城县政府派警察搜查学校，在中学逮捕青年学生五名。同时拿走了我刚从上海买来的马列主义书籍。我从乡间回来，刚进城门即听到消息，当时就想离开免得被捕。又一想，他们可能抓不住我的证据，我就去县政府向县长问了一下情况，他们对我也没有追究。

一九三〇年底，县长和教育局长陈秀生都更换了。我和蒋一峰一起到开封私立河南中学任教。该校是豫东人办的，朱骥亭（国民党员）任董事长、张雪亭任董事、王克献（国民党员）任校长，我为副校长。次年春，私立河南中学改组，董事会推我为校长，蒋一峰为教务主任、陈育生为训育主任，学生只有高一、初一两班，学校开支完全靠学生缴费。二月底，蒋一峰和陈育生两同志先后被捕。罪犯是河南省教育厅秘书长何佛清，他是用个别谈话的方式逮捕的，后又来捕我，我当时已出去。我回来学生告诉我，让我立即离开。当时天色已晚无处可走，我想去找何佛清。问清何的地址，我到了他家。他刚见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很镇静地探听蒋一峰的消息（因为陈

育生是在第一女师被捕的)。他回答说：“蒋一峰有共产党的嫌疑，你回去后好好地办学吧。”

此事发生后，所有校董、教员谁也不敢到校，两班学生由我轮流上课。后来学校不得已停办，把学生及校具转交给建国中学。我无处可去，只好到山西晋城找到孙殿英，他委我为少校军法官，从此脱离了革命。

.....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于北京第
三十五中学

赵润青同志的来信

县委地方党史办公室的同志们：

早在去年十二月下旬，就接到你们寄来的公开信了。我面对这充满深情的信息，尤其是地方党组织的号召，对于自幼离家半个多世纪的我，真有无量温暖和激情满怀的感觉。也曾下过决心要完成你们交给我撰写革命回忆录这一光荣的任务。当时我认为从那时起到二月底，这一段至少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利用，按说是应该能够完成的。

不料想八一年的元月、二月很快都过去了。如今不仅是三月已过去，转眼四月又已开始，却还迟迟不能动笔。当然，七十多岁的人了，长期患着高血压，工作需要仍未退休，至今还战斗在工作岗位上……这些客观上的原因暂不提吧。重要的是主观上，我总觉得长期以来，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太小了，比起无数先烈和劳动人民的伟大献身精神来，实在是渺小得微不足道。因此，虽曾几次提笔，但都因不知从何说起而搁浅下来。现在只好以复信的形式，怀着十分遗憾的心情，向你们说明一下这件事的原委和经过，一方面借以表达我内心的歉意，再则是请你们对迟误之处，能予以谅解。

在来信中谈到我县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时，曾追溯到大革命时期的1925年。据我回忆，早在1924年就开始萌芽了。那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落后的中国，内忧外患，灾难频繁，广大工农，经常过着被剥削、被奴役的悲惨生活。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涤荡着旧社会，冲击着成千上

万的青年群众走上了求真理争生存的道路。同时也迫使我这个十几岁就失学在家而苦闷着的青年，能有机会在我县旅外进步同学的帮助下，不断从外地寄来一些《响导》、《新青年》、《中国青年》以及《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反对基督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革命书刊和小册子，从中吸取了一些新东西，领会了一些新道理。心中觉得只有革命，民族才能有前途，国家才能有希望，而要革命，必须先有组织，团结大家的力量一起干才行。因此，便觉得有组织大家共同学习的必要。就在当年寒假期间，旅外同学们，回县见面之后，一致同意成立一个团结青年群众进行扩大宣传的组织，以便发展革命形势，把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就在那年的寒冬腊月，把一些书报刊物集中起来，利用东关帝庙旧址，召集了来自城乡的左倾学生、店员、小职员等约四、五十人，半公开半秘密地宣布成立了个“太邱读书社”（永城，古有太邱之名，故沿用此名）。就是这个外围组织，却担负起当时我县团结革命群众、传播革命火种的战斗任务来。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和提高，总算没有辜负大家的努力。当翌年（1925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南京路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对英帝国主义枪杀我国工人顾正红的示威游行，遭到英租界巡捕的残酷镇压——即“五卅惨案”之后，我县也及时组织了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并进行了查毁日货、打击奸商的示威游行，来响应那次为民族求生存而英勇斗争的省港大罢工运动，同时也促使了四乡农民群众抗租、抗捐、反剥削、反压迫斗争的蓬勃发展，开始第一次喊出了：“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政治口号。从而在农村中也扩大了它的影响，为以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深远的思想基础。而所有这些胜利前奏的凯歌，都是在当时我县进步学生如陈育生、韩子